



地涌

□梁凌

风很冷,阳光却很好。我送孩子上学后,携先生去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问候梅花,问候牡丹,问候其他植物。

腊梅有了小小的花蕾,大部分已经绽放。这种粗黑的树突然迸发出亮晶晶的小花,是不是一个奇迹?

牡丹在寒风中干枯如柴,很难想象春日里一园子的姹紫嫣红是从这些枯枝里冒出来的。我突然想起两个字——“地涌”,有一种热带的花,就叫“地涌金莲”,仿佛无中生有,那些黄、绿、红、紫……数不清的色彩,都是从地里涌出来的,这神奇的土地啊!

仔细看,牡丹的枯枝上已有许多花蕾,只不过还是灰色的。花儿一直都在等,等一场大雪,等一缕缕春风。也有等不及的,大雪天就开了,飞雪牡丹令人称奇。

我又想起,在这个园子里,夏日还生长着一种小小的花,叫“惊天”。它们长在路边、渠边,有肥厚而坚挺的叶,开出扎实的小花,昂扬地望向天空,快乐无比。它们开时成群结队,浩浩荡荡。它们小得不起眼,很多人叫不出它们的名字,但它们叫“惊天”,真是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,小花小草也有惊天之志啊!

还有一种树,开雾状的红花,大团大团的,远看像一朵朵红云挂在树梢。我一直想,它应该叫什么名字?“云雾”?“如烟”?一天早晨,我又一次经过它下面时,便问一名园林工人这树叫什么名字。

“红楼!”她说。

“红楼”?我有些失望,感觉这名字太俗,再一想又觉得此名很妙,让人想起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,红楼寄梦?梦飞红楼?

在离“红楼”不远处,一天早晨,我又与大片大片的琼花撞个正着。

暑假的早晨,我们常在这园子里散步。那天,同行者问我:“你的书名叫《心有琼花开》,什么是琼花呢?”

我说,琼花也叫绣球,又叫母亲花。我生完女儿坐月子时,赶上母亲节,先生就买了一盆绣球,替女儿送给我。

同行者又问:“琼花长什么样子?”

就是大团大团的,像大雪球,很漂亮,也有粉色的,不过白色的居多……我正语无伦次,突然在转弯处与琼花相遇,我指着那些花说:“看!这就是……”

那是多么叫人心跳的偶遇啊!时隔多年,我仍不能忘怀,就像不能忘怀初恋。

我想,也许是那天早晨,花神暗中与我们同行,看到我语无伦次的窘相,便索性一挥衣袖,瞬间抖落出那些琼花。

这是多么神奇的土地,多么神奇的园子,多么神奇的城啊!

这个城,有着寒冷的冬天,也有着最美的春天。也许正因为有了冬天,春天才更像是一个奇迹。相比之下,那些四季常青的城市,缺乏萌动和勃发的激情,没有“地涌”之感,不能“无中生有”,所以也不能让人感受造化之神奇。



三月盛开女人花

□赵玉明

阳春三月,桃红柳绿,像一幅万紫千红的美丽画卷。在我眼里,三月里的女人更令人可人,举手投足,一颦一笑,无不靓丽多情,与美丽的花朵交相辉映。

三月的女人是一片油菜花。田野阡陌,那成畦成片金黄色的油菜花在您眼前铺陈开来,置身其中,仿佛连思绪和梦想也被染得金灿灿的。油菜花的花形并不美,仿佛乡村女子,朴实无华,却充满青春的生机,迎风摇曳,生动了田园。在花丛中忙碌的村姑就像一朵朵盛开的油菜花,她们锄草、施肥,婀娜多姿的劳动倩影,让春光变得温情脉脉,更加明媚。

三月的女人是一树火红的桃花。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在三月,沉寂了一冬的桃树醒了,笑成了一朵朵桃花,粉扑扑的,宛若女人俏丽的容颜。一树连着一树,团团簇簇,毫无保留地绽放在阳光下、风雨中,热烈得没有丝毫隐藏。

山坡、田野、公园、社区、苗圃……到处都有她们的笑

脸。即使在庭院一隅,一株桃花也灿烂得能染红少女的脸。这粉红的桃花,如邻家小妹一样可亲可爱,笑盈盈地向你走来,春意盎然。

三月的女人是一朵朵俏丽的玉兰花。早春三月,玉兰花顶着料峭春寒悄然绽放了,不显山不露水,光秃秃的树枝上缀满了大朵大朵的花儿,远远望去,就像风姿绰约的少女,又似从天而降的仙子,优雅地伫立在春天的版图中,芬芳四溢,或洁白,或绯红。这些温润的花朵,有着女人一样的似水柔情,清新扑面。她们犹如那些在都市里为理想打拼的女子,虽处闹市却心境悠然,浑身上下透出玉的温润和花的馨香。

三月是女人的季节,三月里的女人如朵朵花儿,不论是含苞还是怒放,都是一种对生命的诠释。你看,三月的和风里,不同的花有着不同的面孔,就像不同的女子有着不同的神韵,或含蓄内敛,或热烈奔放,或娇艳妩媚,或淡然优雅……生动了田野阡陌,装点了繁华都市,美景无限。

诗润心田

□李良秀

春风,为大地捎来了温暖,送来了生机,带来了希望。她绽开绿色的笑脸,荡漾出春的信息。在这春风徐徐、鸟语花香的季节,捧读诗书,慢慢品味,细细欣赏,犹如品一杯醇香的美酒,实在是滋润心田、沁人心脾。

花朵渲染春天的气氛,绿色主导春天的色彩。此情此景,使我不禁想起韩琦的那首《迎春》:“覆阑纤弱绿条长,带雪冲寒拆嫩黄。迎得春来非自足,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当纤弱的枝条爬满栏杆,寒冬的冰雪还未消融,迎春花却迎着凛凛的寒风,开出鹅黄色的蓓蕾。

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,春风也跟着忙碌起来。

南宋诗人方岳在《春思》中写道:“春风多可太忙生,长共花边柳外行;与燕作泥蜂酿蜜,才吹小雨又须晴。”这首诗不仅写出了春风与花柳一路同行,为蜜蜂酿蜜、燕子作泥创造条件,而且吹来潇潇春雨。春天的忙碌,由此可见一斑。

此外,不论是贺知章的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

二月春风似剪刀”,黄庶的“东风便试新刀尺,万叶千花一手裁”,还是白居易的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都写出了春风那不可阻挡的生命力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古人认为四季与四方相合,因此也称春风为东风,如张栻的“便觉眼前春意满,东风吹水绿参差”,张孝祥的“东风吹我过湖船,杨柳丝丝拂面”等。当然,最出名的还是朱熹的《春日》:“胜日寻芳泗水滨,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晴空下的泗水河畔,和煦的东风迎面吹来,大地百花争艳,万紫千红,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诗人还赋予春风以人的感情色彩,如李白在《春思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春风不相识,何事入罗帏?”李白借向春风发问,表现了空守闺房女子的孤独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春风正柔,春意正浓,春光正美,让春风唤醒我们心中的渴望吧,让她时刻提醒我们,在这个万物勃发的春天里,满怀希冀地等待自己的春暖花开,为大地涂抹出一片盎然的新绿!